

無情山水有情遊

——曹學佺的官宦與行旅

許建崑

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對現代人來說，長途旅遊可以剋期而至，是樁簡單的事。可是在古代，人們出趟遠門，就得大事張羅。由於路途遙遠，受限於地形高低起伏，道路崎嶇，缺乏糧食的補給，在安全方面又有許多疑慮。除非經商、作官，或者是入京考試，一般人不會作長途旅行。而政府為了鞏固政權、管理人民，必須設置驛站、巡視路況、屯兵駐紮、派駐官員，成了例行工作。

西元605年，隋煬帝開發運河，大大改善了陸路交通的不便。先是鳩工挖掘通濟渠，疏通古邗溝，連接黃河、淮河、長江各個水系。稍後，又開挖永濟渠，到達北京附近的琢郡；再向南挖掘，直抵杭州。費時六年，之字形的隋唐大運河，全長二千七百公里；使得沿線的杭州、揚州、西安、洛陽、開封、北京，都富庶起來。這條運河歷經唐、五代、宋三朝，到了南宋末年，因為政治版幅移動，部分的河道荒廢淤塞。而元朝建都北京之後，將大運河改為南北貫通，不再經過洛陽、西安，縮短了九百多公里，是為京杭大運河。明、清仍延舊制，由杭州到鎮江，是為南段的運河，暢行無阻；渡過長江，

由於北運河淤塞，改行陸路。這樣的水陸聯營的方式，維繫了七百年來的南北交通。絕大部分的驛站仍然沿著水道修建，陸路、水路有時候也可以相互支援，構成了有效的交通旅行網。

派駐外地的府、縣官員，任期三年必須返回北京述職，是為「入計」。三年一次赴京考試的舉人，考中進士的人數比例，也可以算在府、縣官的治理業績上，官員們當然樂意讓這些舉子搭上官方的船舶；此所以考生赴京考試，稱作「上公車」。設在沿岸的驛站，提供了船隻停泊，或者改換馬匹陸行，或是夜間住宿、三餐飲食，同時也兼有傳遞朝廷邸報，以及報導路況的功能。

如果是福建、廣東的官員、商人或學生，要走趟北京的旅程，需要翻山越嶺，還得避免盜賊或老虎的侵犯，比其他地方困難許多。

以萬曆年間福建的進士曹學佺為例，他在北京、南京兩地擔任過六部郎屬，也曾外放四川、廣西兩地任官；藉著曹學佺的個人經歷，來理解一般文人或官員在行旅中的活動，會得到一個清晰的輪廓。

一 早期的行旅





曹學佺（1574-1646），字能始，號石倉，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洪塘鄉人。在明代兩百多年的歷史中，洪塘出現了「一狀元、三尚書、五十七舉人進士」，因此得到「科科不斷洪」之美譽。其中的一位尚書，指的就是曹學佺。

萬曆十九年(1591)，曹學佺在縣城通過童生考試；同年八月，又在福州市試中舉。連中兩元，馬上翻越武夷山，赴北京準備三月的進士會考。從福州市城出發，沿閩江溯江西北西行，至延平府南平縣北行。翻越武夷山，改為陸行，進入江西鉛山、上饒，過浙江衢州，抵杭州。走南運河抵南京。渡江後，再經淮安、徐州、德州、涿州，陸行抵達北京。全程將近5455里，花費四個多月時間。到了北京，他以同省之誼，借住光祿公龔氏官邸，考試雖然失利，卻獲得賞識，收為東床快婿。光祿公係蔭官，他的父親龔用卿中嘉靖五年(1526)狀元，在地方有很好的名望。

返鄉後，曹學佺南下泉州府晉江縣迎娶光祿公之女。萬曆二十二年(1594)冬天再次上京，這次重新經過幽、燕、齊、魯各地，流覽名山巨川，目睹帝京景象，開闊了視野，同時也結交許多文壇名士。

次年春天一舉及第，授命為戶部主事，也請准了返鄉探親的假期。此時老縣長周兆聖因病去世，為了感念提拔之情，他前往江西金溪弔唁。途經福建建州、永安、武夷等地，也順道遊歷了江西鉛山紫陽書院和觀音洞等地。

在北京戶部任官期間，曹學佺與友人遊歷了近畿各地，房山、通州、薊門，都有詩作。萬曆廿六年(1598)，改任南京大理寺左寺正，由於業務清閒，常與同僚、朋友，遊古宮樓台，訪佛寺道禪，攀山登岳，泊秦淮水閣，留下許多唱和的詩篇。

萬曆二十九年(1601)秋，曹學佺同友人赴

浙江歸安弔祭茅坤，順道去蘇州拜訪僑居該地的徐興公，偕遊太湖、杭州、常山等地，也到了越中紹興、剡溪、新昌，登天姥山等諸多名勝，撰有《遊太湖詩》、《錢塘看春詩》。卅一年，返鄉省親時，參加由趙世顯主持，邀請屠隆為貴賓的凌霄台大社，又與朋友共組芝社、霞中社。卅三年，再遊浙江，因妻子龔氏之喪返回福州。

卅四年(1606)，曹學佺升任南京戶部郎中。他主盟詩社，帶來明代開國以來南京詩壇活動的最高潮。

萬曆三十七年(1609)調任四川右參政。途經河南、陝西抵四川成都，全程4310里。隔年夏天，又離開蜀地，再次往返北京賀歲。長途跋涉，於公於私，時間上非常不經濟。萬曆三十九年(1611)升任四川按察使。在日常政務之外，他考察蜀地風俗民情，寫成《蜀中廣記》108卷，內容分名勝、邊防、通釋、人物、方物、仙、釋、遊宦、風俗、著作、詩話、畫苑等十二門。無論天文輿地、山川水文、歷史人文、物產，包羅萬象。也和友人暢遊江西、安徽、湖北等地，詩作成集。

四十一年(1613)曹學佺「察典」獲罪，削官三級，返閩。途經江西廬山，曾想留居此處。丁憂之故，返鄉擴建石倉園，提供名儒雅士聚會所在，也成為他著述、藏書之處。

二 湘西之行

鄉居十年，天啟三年(1623)曹學佺五十歲，起用為廣西右參議。他帶著妻小從福州取道江西、廣東，再到廣西。這次行旅，他的情緒高昂。他逐日記事：同行友人、行程里數、交通工具、天候晴雨、公務視察、住宿地點、

朋友相聚、山川名勝、考述古蹟，也寫詩抒懷。還著手整理《閩中通志》。

細讀他的日記。四月十二日從離家5里的芋源登舟；同行的友人徐燦(興公)、鄭紱(孟麟)、吳拭(去塵)、喻(子奮)、陳(有美)已在碼頭等了一天。祭江儀式結束，即循閩江上溯。友人各自有小船相隨。因為逆行，又逢梅雨，雨大水漲，沿著驛站路線而行，每日行50到70里，在白沙、水口、黃田等驛過夜。沿途視察道路橋樑，捐款修繕。又與老友陳衍、臧幼惺相聚暢談、宴飲，相偕夜遊小武當。在函關盤旋了兩日，十九日才離開福州進入延平府。

沿著富屯溪繼續上溯，經茶洋驛、王臺驛、延津、順昌、富屯，以及邵武府的拿口驛、樵川驛。此段行程梅雨依然，又有縣長同僚邀飲索詩，門生、朋友歡聚酬唱，走訪名勝，題詩紀事，好不熱鬧。在邵武與徐興公相別。行經杭川驛，翻越贛、閩的通道杉關驛，與學生洪汝如相別，時五月初一。

進入江西省境，仍走水路，經新城縣，三日至建昌府。家眷選擇走陸路，自己一人隨船而行。府縣官員以及各方僚友前來問訊、索詩。益王朱謀璋賜宴，同行的朋友也赴邀。福建莆田人游子騰為益王僚屬，相見如故。

在老友鄧漢家中盤旋一週，又同游子騰、陳拭、鄭紱遊麻姑山，觀賞瀑布。五月十日才帶著妻小上船，離開建昌。行100里至梁安峽，因雨沒有上岸。章山寺僧前來乞討疏文，在舟中秉燭草成。友人李玄同追上客船。

十一日午後，至撫州孔家渡驛，官方拜見後，同鄉臨川縣尹曾化龍為他奔走，換了官舫。十二日發舟，兩天行180里，經界港、三江口。雨歇，逆風上溯，舟中悶熱，整理幾天來的詩作。界港是饒氏家族聚居之所。當天月

色甚好，與吳拭、鄭紱、李玄同、喻子奮散步江邊，並參觀饒氏居所。十四日抵南昌府，獨宿南浦驛。藩臬、府縣官員前來拜訪。喻宣仲、季布兄弟和益王朱謀璋分別攜酒食到官舫，又移宴熊石門方伯家中，見到座主張位的兒子大朴。同年劉一環抱病，他的兒子斯韋代為相見。

十八日因積雨，驛路淹崩，仍從水路。順贛江而下，經市汊驛，抵豐城劍江驛，遇颶風暫泊。隔日午後風稍息，發舟，別喻宣仲。二十二日抵臨江府，登岸，離府城仍15里。府縣官員拜見。二十三日，天氣襖熱，中午抵新淦縣金川公館，沐浴。次日夏至，過峽江縣，再過吉水縣，廿六日抵吉安驛川驛。一路寫詩抒懷，接見地方官員，其中有三十年未見面的同年湖西道張雨若，作〈短劍行〉為贈。

二十七日改行陸路，過泰和、萬安縣，兩天共走200里。因半夜雷雨，二更方歇，故陌不揚塵，陂澤皆滿，經新樂舖見荷花池，憶起森軒前荷花，作詩紀之。由萬安到攸鎮，皆山路，疲於登頓，復苦炎熱，作詩紀之。夜有虎蹤。又行240里，二日後抵贛州府公署。巡守、郡縣拜見。中丞唐美承因病，留信相聞。彭興祖、喻應益、黃九洛、吳汝鳴攜酒食來公署，欣喜作絕句三首，又寫了四首律詩給兒子孟嘉。

六月初一拜見唐美承。初二早上撰寫家書遣僕送返家鄉。初三，吳汝鳴攜酒菜來署中餞別。傍晚離開贛州府，連趕210里路程，隔日抵南安府。小溪驛為王守仁正德年間所建，有守仁詩匾，壁間和詩者眾，學佺亦賡和。天氣炎熱，周歲幼兒不肯入車中。自新田到橫浦，更熱。初五，發大庾縣，過梅關，進入廣東南雄府界。江西境內路程2000多里，整整經過1個月又5天。

在廣東南雄府逗留兩日，閱讀《郡志》，



增補了幾則粵東名勝記。初七繼續行程，經黃塘驛、平圃驛，八日傍晚抵韶州府曲江縣的芙蓉驛。這段路程260里，學佺詳細考察各個驛站設立因由。初九，告別郡守，前往大鑾寺禮敬六祖法師，紀錄道場與六祖傳後的衣鉢、藤鞋、碓米石。午間，與同行諸友榕樹下笑談，分食荔枝。發舟，初十中午過濛浬驛，至彈子磯，巖壁峭立，雲根插入水底，潭深作紺碧色，有鳥道，有蝙蝠飛出。黃昏抵達清溪驛，同鄉驛宰朱某請吃當地珍產綠扶包荔枝，詢問林文昭所創三灣亭而不得。當天，江上有些許飛雨，山前湧起白雲，景色怡人。進入廣東境內至韶州府已有十天，酷熱方解。

十一日中午抵英德縣，縣尹江中龍接見，同遊名賢公祠，瞻仰宋神宗宰相唐介(1010-1069)、明初五朝元老黃福(1363-1440)牌位，尚有張九齡(678-740)、韓愈(768-824)、蘇軾(1037-1101)、鄭俠(1040-1119)、米芾(1050-1107)在列。城南有唐代大通年間所建南山寺，觀蘇軾題刻。

十二日晨，渡湞陽峽，崖壁相拒，為峽中最險處，仍見昔日鑿石架格之跡。出峽，遇湞水、洮水相激之處，又有石磯，舟行甚忌。江邊有峽山廟，神像新設，已非古蹟。舟中無事，乃補題詩作。是夜大雨，未至清遠峽而停泊，不見鄭紱舟影。十三日入峽，登峽山寺，邑諸生朱學熙前來接待，追訪蘇軾、趙孟頫舊跡。午後抵清遠縣，傍晚過胥江驛，次日天明已到西南驛。溪水暴漲，船行快速。

由三水縣轉入西江，溯江而上80里。十五日渡羚羊峽，40里後至肇慶府，太守、別駕來迎。次日，見過制臺胡公，即與鄭紱遊七星巖。又次日，制臺胡公於西廳宴請。十八日，辭行，大雨如注，江水漲發。過小、大湘峽，廿日抵德慶州。州守黃翼登，福建南安人，以

同鄉之誼熱情款待。廿二日抵封川縣，再行60里至廣西梧州府，府縣謁見。廿四日自端溪舟行，溯灘江，行100里至龍江驛，再過龍門驛、昭平驛。有從船擋淺。廿八日改登岸陸行，路況艱難。

七月初一抵平樂府，監司為同年胡瞻明，相見甚喜，又與參戎王天虞招飲。平樂知縣鄭奎，曾參加西湖社集，因出昭平途中紀行雜興十數首絕句，央請刻版梓行。初二抵陽朔縣，次日宿羊角堡，又次日午時抵八桂公館。初五謁城隍神，入布政司。這趟旅程蜿蜒難行，跨越閩、贛、粵、桂四省。尤其是從廣東西江行轉廣西灘江的行程，沒有看見過其他的記載。全程共計4400多里，前後花費了74天。

三 赴任湘西間的旅途活動

曹學佺以公務赴任，沿途謁見地方行政長官，是必要的禮節，但因為官場階級森嚴，素昧平生，不易親近。除非是科舉同榜、任官僚屬、朋友援引，或者是相同的文學愛好者，才能夠歡聚於送來迎往的儀式之外。絕大部分的地方基層官吏，則熱情有嘉；要是再遇上了福建鄉人，那就親上加親了。曹學佺途中換了官舫，接受禮遇，代表著回復官員身分，也得有人為他奔走。

跟隨前往的友人，吳拭係書畫家，鄭紱是摯友謝肇淛的妹夫，徐興公是出版文化人，陳衍也是詩社社友，各人都有私人行裝，必須自備船隻等交通工具，也要儲備糧食，自僱傭人。途中共同登涉名山、遊覽古蹟，偶爾也隨同主客參加筵席。

曹學佺酬酢的詩文，利用行船時間在船上書寫、整理、定稿，其餘時間撰寫預定的《閩

中通志》，共一萬七千餘字，分〈軍政〉、〈兵戎〉、〈鹽政〉、〈郵政〉、〈賦役〉、〈海防〉、〈倭患始末〉，另有〈紅夷紀略〉、〈山寇始末〉。收為《湘西紀行》的附錄。從體例上來看，談不上「通志」，而是「紀事本末」。曹學佺抄錄兼校訂這些題材，顯然要攜帶大量的書籍資料才行。考古問俗，曹學佺特別有興趣，譬如到了廣東南雄，要求官員提供《郡志》閱讀，馬上做筆記，補進自己書寫的《粵東名勝紀》。至於其他經過的地方，文物、祠堂、廟宇、古蹟，都不曾放過考察的機會。

對於家中人員，僅提及途中寫信和四首詩給長子孟嘉，以及同行的週歲孩子怕熱，不肯呆在船篷裡面，其餘則隻字未提。在晚明文化中，關注家庭親情與個人愛情的氣氛越來越濃烈的時刻，曹學佺「因公忘私」、「不談兒女私情」的習性仍然未改。

四 晚年際遇

曹學佺在桂林次年，鄉友陳鴻、表弟長生、長子孟嘉前來，稍解思鄉之情。三年後，改陝西副布政使，卻留中不發，甚至被「地方大吏」拘留七十多天。原來是萬曆四十三年宮中發生「挺擊案」，曹學佺撰寫《野史紀略》，直書其事。魏忠賢黨羽劉廷元掇拾舊事，因此削職為民，焚燬書版。賴孟嘉奔走，僥倖返鄉。

天啟八年孟嘉中舉人，而長孫九歲，堪能快慰。豈料次年孟嘉上京赴考，歸來卻一病不起。崇禎三年次兒孟表結婚後，移居西峰里，從此以著述、出版為務。

崇禎十七年，李自成壞北京，思宗自縊煤

山，清兵入關。唐王朱聿鍵立於閩中，授曹學佺太常卿，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，進尚書，加太子太保。曹學佺已經72歲，強起負任，不離開故鄉，就成了國之重臣。一年後，福州城破，自吊西峰中堂。「生前一管筆，身後一條繩」，是他留下來最後的喟嘆。

五 無情山水有情遊

福建地處偏遠，物產未豐，而地方文人卻能翻越武夷，前往北京，以博取功名。在明代276年的科舉榜單中，排在南直隸、浙江兩地之下，列為第三。而閩商更以書籍出版、製作茶葉而行銷國中，也在北京、南京、蘇、杭、嘉興等地都建立了重要的行銷據點，甚至於長期僑居該地。

曹學佺平實的個性，在讀書、寫作與經營實務上，均有獨到之處。天啟三年74天的湘西之行，留下了水文、地理、文化風情，也可以作為明代旅遊與驛站交通最好的佐證材料，也能從中體會他壯年以後對日常事物的關注。

黃汝亨作詩美曹學佺：「彼美南方人，飄飄凌雲端。密坐有餘盼，縞帶結所歡。玄心映冰玉，清姿出衣冠。塵軌紛錯軫，高步疏遐觀。文言貫千載，智效匪一官。美服集多指，將無懼金丸。淵停有安流，洪濤任漫漫。」葛一龍也盛讚：「仙隱以南署，憲出亦西清。性靈發正始，山水膠平生。」這是最恰當的稱賞。他博聞廣見，著述豐富，提出儒、釋、道三藏鼎立的論論，對儒家文化的恢弘，厥盡其功；投身於振興閩中詩學，光揚閩中文化，亦首屈一指；然而他眷戀山水，關懷友人，灑脫的行為與坦率的性情，值得我們讚嘆再三。江山多易代，人事不可量；所謂山水無情，而人情可詠，曹學佺做了很好的榜樣！

